



若飞桥



刘允祥夫妇

运/河/物/语

“若飞桥”碑辨疑记

■郭应昭 文/图

淮安市里运河上的清江大闸,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项目的遗产点之一。架在清江大闸上的桥,方便清江浦里运河两岸行人的通行,为纪念1946年“四八”空难中牺牲的王若飞,此桥被苏皖边区政府命名为“若飞桥”。

当年的若飞桥是狭窄的活动木桥,现在是宽阔的钢筋水泥桥。桥北迎水的石工墙上屹立着“若飞桥”碑,刻有“若飞桥”三字的白矾石(汉白玉)镶嵌在黑灰色玄武岩的碑身中。70多年风雨的浸染,“若飞桥”碑更显沧桑、庄重和刚毅。

魏碑“若飞桥”三字是原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恺帆所书,字体雄浑、劲健、质朴。1946年,新四军北撤山东后,国民党军74师占领了清江浦,碑被破坏并被推下清江闸,淹没于汹涌的河水中。1951年1月,清江市人民政府重建“若飞桥”碑,据说打捞上“若飞”两块字碑,而“桥”字碑无踪,后找人补写补刻。

近日,淮安有一精于临池之道的名家,对现在所见的“若飞桥”的“桥”字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补的“桥”与“若飞”两字风格没有差异,并非所谓的汉隶风格,应是一人所写,“桥”字看上去似乎小一点,这

在书法中不足为奇。进而对坊间流传程博公补写“桥”字一事产生疑问。

笔者走访后得知,程博公是一个天资聪敏、勤奋好学的人,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他是清江浦的书法、篆刻名家,当年让他补写“桥”字顺理成章。但他有过在旧政权谋差的经历,特别是民国时期在清江浦做过很短时间的荷生镇镇长……

本着对厘清历史细节的兴趣,去年底,笔者搜索了市档案馆和建筑档案馆有关程博公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档案,憾无资料留存;另询淮安地方党史专家,也说没见过关于若飞桥更多的文字记录。几次走访当年“若飞桥”的勒碑人、现已94岁的刘允祥老人和熟悉程博公的世交(李氏传画传人)及其亲戚,对补写“桥”字的相关历史细节进行考证。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依据及补字时的时代背景,笔者以为,程博公补写“桥”字母庸置疑,应在1950年10月前。

有一程博公的后人说,重建的“若飞桥”碑的三个字都是程博公写的。三块碑石被打捞上来后,“若飞”两字已摔断,但能拼起来;“桥”字损坏严重,无法拼就。“若飞”两字是程博公照

原字临摹的,“桥”字则是他单独写的。这一说法站得住吗?

好在“若飞桥”碑1946年首建和1951年重建时的勒石人刘允祥还健在,去年11月2日,笔者带着问题再访刘允祥老人,从他那里得到了可信的说法。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矍铄,耳不聋,眼不花,记忆依然清晰,言词表达准确。老人是刘氏刻石世家的传人,他笑着说:“我现在还能雕刻石碑。”

问及“若飞桥”碑刻,刘允祥老人自豪地说,1946年立碑的“若飞桥”三字和1951年1月重建时补的“桥”字,都是他和三伯父共同镌刻的。补刻“桥”字应是1950年的秋天,当时是淮阴县建设局的一个也姓刘的工作人员拿着补写的“桥”字找上门,请他们补刻,并告诉他们“桥”字是程博公写的。他们花了15天时间,完成了“桥”字的勒石任务。碑身两边的落款:“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建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和“清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重建 一九五一年一月”,均是当年17岁的刘允祥亲手所刻。由于风化作用,现在这些碑刻有点模糊,但基本上还看得出来。

刘允祥清楚记得:补刻“桥”字的1950年秋天,他和淮阴县档案馆的张世德一起到句

容采购四块白矾石(汉白玉),其中三块用于八十二烈士陵园里张芳久的墓碑,一块用于补刻“若飞桥”碑的“桥”字。刘允祥老人强调只补刻了“桥”字,并没有补刻“若飞”两字。

为什么说捞到“若飞”两块碑石,而“桥”字碑石无踪?这是否口口相传有误?不得而知。从物理学角度说,里运河水对推落下来的石碑的缓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若飞”两块碑石理应收河水的庇护未遭损伤,但说“桥”字碑石未捞上来似乎有点牵强。当时,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士兵或其他砸碑人不可能花费更多的力气将碑砸碎,而应该是将碑身砸开后向河里一推了事,三块碑石都应找到。受程博公后人一说的启发,不妨臆测:“桥”字碑石被砸坏或被推落入河时撞上硬物而碎,也被一起捞出,只是由于破损严重而无法使用,将破碎的碑石拼就后,用宣纸将“桥”的字形拓下来,再由程博公照着描写,这是不是可以解释很多人认为补的“桥”与“若飞”两字风格无异的疑问?再说,魏碑是从隶书演变过来的,擅长隶书的程博公写拓下来的“桥”字肯定是得心应手。那么,补写的“桥”与“若飞”两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也就不奇怪了。

乡/土/杂/记

洗邈邈

■赵建业

有钱没钱干净过年。腊月二十八,洗邈邈。这些俗语,不知在苏北家乡的土地上传承了多少年,也许就像不知疲倦的淮河水一样,流淌得那么久远。

过年,洗邈邈,一是洗去身上的污垢,一是洗去一年的痼疾。扫尘、浆洗、理发,就是再忙,在大年三十晚上睡觉熄灯之前,也要挤时间完成传统的“洗礼”行为。这是上辈老人传下的铁定规矩。

老家洪泽农村,要形容一个人不爱干净,会说,哎哟!那个人邈邈呢!以前农村生活设施较差,譬如冬天洗澡就是一个现实难题。一个人邈邈其一是卫生习惯差,其二是洗浴条件不具备。在数九寒气逼人的天气,那时的老人小孩,十天半个月能洗上一次热水澡,就算很爱干净了。

乡下人洗邈邈,总有办法。

眼看临近年关,要干干净净过新年,洗邈邈,自然难不倒乡下人。20世纪70—80年代,数九严寒。西北风像野狗一样在巷口吼叫,门前小溪冰封得铁板一块,屋子冷得像个冰窖,哈出口的就是一阵雾气。作为小孩子的我,整个大寒冷的冬天,身上只有空心棉袄、棉裤,没有衣服可以换身。整天拖着个鼻涕,袖头上鼻痂硬邦邦的。母亲起个大早,把我的棉袄袖子用食碱水洗洗,拧干,放火盆上炕,或者在生火的灶膛边烘干。我光着上身,安逸地躲在被窝里取暖,看着母亲忙年——为我洗邈邈。大年二十八的白天,灶膛火旺,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相继出锅,此时的灶房热乎乎。母亲顺便烧了一锅滚烫的开水,支起浴桶。浴桶是个很薄的塑料袋子,上口小,下口大,上面是封闭的,下面喇叭口,正好能罩住洗澡的大圆木桶。先舀滚烫的热水进澡桶,蒸腾的热气瞬间将浴桶撑鼓起来,加入适量的凉水,母亲用手搅拌,水温微烫。连忙喊:“儿崽,快!洗澡水热了,赶快进浴桶洗澡了。”我光着屁股,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滑溜一下,钻进热气腾腾的澡桶,稀里哗啦……由于整个冬天没洗澡的缘故,肩胛骨、肋下,用毛巾一搓,“股坑”搓成了长条,一把澡洗完,澡桶里的水已经乳白浑浊。用干净的热热水,洗了邈邈澡,顿然觉得周身清爽舒适。

有一年,洗邈邈我是在邻居家洗的。邻居蒋家小儿子,是撒尿和烂泥的铁哥们。他家二十八洗邈邈的时候,他喊我也一起沾光。他的家人还真是能因陋就简,一口大大的水缸此时被排上了用场。三口大灶轮流流水,等大水缸添加半缸热水,为了防止热量快速散发,在缸上盖了一个柳条编制的圆匾,这样既保温又透气。洗邈邈轮流进行,蒋家老大、老二先洗,我排第三个,后面是他弟妹洗。水稍微凉了,不断换水、加热水。这个“邈邈”洗得暖和、惬意、舒心。过去快40年了,当时洗邈邈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到了20世纪90年代,家靠洪泽江苏油田基地附近周边的村民,洗邈邈沾了不少油田职工的光。六号地、运输处、技校专门为职工供热洗澡的澡堂,也为附近的老乡提供方便。我们为了洗邈邈,徒步跑十几里路,挤进乌压压的油田职工澡堂,美美地泡上一会,不停搓洗身上积攒的污垢。那些油田的家属子弟,看着我们这群土里土气的老乡娃娃,不屑一顾的异样眼神,让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现在老家村镇,再也不用为二十八洗邈邈发愁了。大多数人家屋顶架起了太阳能热水器,白天太阳给力,下午水龙头一拧,空调、取暖器一开,热水哗哗,洗澡已经十分方便。要不隔三岔五到村里、镇上的洗澡堂,泡个热水澡,已经是家常便饭。

我在外闯荡,扳指算来,一晃已经有九个年头没回老家洗邈邈了。今年计划回老家洪泽小镇过年,大年二十八一定去澡堂洗邈邈,泡个热水澡,说不定还能碰上二三十年未见的发小呢。

口/述/历/史

打更

■余一

这似乎是个很古老的行为,我们有时会在电影、电视剧中见过,无论是壁垒森严的皇宫,还是城里的街巷或乡村的僻道,都会有一群人,或带着铜锣,或带着竹梆,深夜时在巷道内敲着竹梆巡逻,嘴里喊着“平安无事啊,小心火烛,防火防盗”,但若遇有特殊情况,也会紧急敲响铜锣,村里人马上赶来救援,处理事端。不过,一般是不敲锣的,以免扰人睡眠。

这种风俗,20世纪50年代初在淮安一些乡村还有。记得

我小时候,随父母由上海回到老家淮安东乡城头村,那时已是“初级社”时期,村里人还是每天安排打更。打更一般都在冬天,由村里干部统筹,大多数年纪大的“志愿者”参与,由各家各户筹点钱,供打更人夜间吃点宵夜。因我父亲会吹笛子,还从上海给我买了一架中山琴。所以,村里的打更人一般都聚集在我家。晚饭后,村里一些十几岁的孩子都随家人来凑热闹,我父亲吹起笛子,我也像模像样地弹琴,孩子们便伴着“5656161、

5165323”的旋律扭秧歌,大人们拍手夸奖。孩子们玩完了各自回家,打更的老年人便围着用玉米瓢燃起的火盆,一边烤火,一边聊天,另派两个人拿着竹梆提着铜锣在村里打更。一般是一个更次一换,两个人一个班,深夜时集中一起吃宵夜,其实也就是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粥,有时还会烧个豆腐青菜汤,贴上几块玉米饼,倒也十分惬意。大约天快亮时,各自回家休息,第二天晚上依然如故。

有一次,轮到我父亲与一个

叔辈值班打更,我也跟着去体验一回。时值深夜,寒风凛冽,我跟在他们后面,一边听那清脆的竹梆声,一边听我父亲讲故事,在庄子里里外外转了一大圈,回家时,冻得直哆嗦,母亲赶紧拉我到火盆边烤火,还拿了一个烤好的山芋放到我手里,一边暖手,一边吃着烤山芋,那可真是难得的美味。

这种约定俗成的做法,一直到高级社时才渐渐淡化,但是“防火防盗”的要求一直未变,一般都由村里干部们去做了。